



1999年春末的一天傍晚，我正无所事事地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当时我还以为是我居住的小区负责物业管理的房管员来收取什么费用呢，于是，我一边问“谁呀？”一边急急忙忙去开门。我刚把门开开，就看见有两个警察站在我家的门口，我有些奇怪，就问道：“你们找谁呀？”

一个高个儿警察看了我一眼，说：“你叫马金萍对吧？”

我急忙点头说：“对对，一点不错，我是马金萍，马金萍就是我，有啥事儿咋的？”

高个儿警察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们想找你核实点事儿，能跟我们走一趟吗？”

“核实点事儿？还得跟你们走一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问道：“核实什么事儿啊？”

那高个儿警察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快穿衣服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留了一个心眼，害怕他们是骗子。于是我就嬉皮笑脸地故意假装开着玩笑说：“我跟你们走？万一你们要是假警察把我害了呢？”

那矮个儿的胖警察就有些不耐烦地掏出工作证递给我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证件，你仔细看看。”

我接过他的工作证，仔细看了两眼，也没看出什么破绽，就把工作证又还给他，仍然半真半假地说：“这玩意儿能证明什么呢？现在制造假证件的有的是，你就说你们找我核实什么事儿吧？”

高个儿警察也不耐烦了，就说：“你认识韩冷吧？”

“韩冷？”我有些懵懂。

“外号叫韩老六，原先是油田汽车队的司机，后来自己在环城路那儿开汽车配件商店，你好好想想你认识他不？”那高个儿警察说。

经他这么一提醒，那早已在我的记忆深处消失了的韩老六的形象忽然一下子就在我的眼前活动起来：敦敦实实不高不矮的个子，酱块子般的大脑袋，黝黑的四方脸盘，蒜头鼻子，厚嘴唇，一头茂茂实实的板寸头发。不怎么爱说话，眼睛总好像有点斜愣似的。他是我的战友周方义给介绍来的，周方义转业之后被分到油田汽车队当司机，他曾跟这个外号叫韩老六的韩冷在一个班组开过车。但这都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儿了。警察今儿个怎么想起找我来了解他来了呢？再说，我跟他也并不怎么熟悉啊。于是，我对那高个儿警察说：“这个韩老六我认识倒是认识，但并不怎么太熟悉，你们找我了解他啥事儿啊？”

“到我们那儿你就知道了。穿上衣服快跟我们走吧。”高个儿警察点燃了一支烟说。

我知道人家警察是在执行公务，我不能妨碍人家的公事儿，我必须得积极配合。所以我就急忙穿好了衣服，临出门前，我对我媳妇说：“我跟警察出去执行点公事儿，俩小时后我要是不回来，你赶紧拨打110报警，就说我被假警察给骗走了。”

那俩警察听我这么一说，就都笑了，高个儿警察说：“真不愧为是作家，心真细呀。还怕我们把你骗走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我们骗你干啥呀？”

我也笑着说：“我怕你们拿我当人质跟当局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条件，那你们可就把我坑了！”

那俩警察就笑着说：“你也太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吧？是不是写小说写得把神经都给写乱了？”

俩警察是开着车来的，我一看是警车心里便就有底儿了，这指定不是假警察了，假警察肯定弄不来这么专业的警车啊！于是我放心大胆地上了这辆白色蓝道的警车，矮个儿警察开车，一路风驰电掣把我都给跑糊涂了。大约过了有二十多分钟的样子，警车在一幢壁垒森严的大铁门前停下了。我一看，是铁北监狱。就

笑着对那两个警察说：“你们咋把我给整到这个地方来了呢？”那高个儿警察就说：“别害怕，你不没犯啥法嘛，没犯法你就不用心惊肉跳。”说着话，我就跟那两个警察走进了拘留所的大门。

我跟着那两个警察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显得有些寒酸，办公设备也比较简陋，两个警察给我让了座儿，高个儿警察又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才分别落座言归正传。

那高个儿警察拿出一本厚厚的卷宗说：“1996年夏天，韩冷在你那儿买过一辆旧摩托，有这事儿吧？”

我说：“有。”

“你那摩托是从哪儿来的？”高个儿警察又接着问道。

“买的呀。我当时卖摩托，就已经把发票给了韩老六了啊。怎么，韩老六犯事儿了？还是这摩托出什么说道了？”我有些急歪歪地说。

高个儿警察就说：“你不知道韩老六是有名的黑道老大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是我战友的朋友，有一年——好像是1996年吧，我要把我的那辆破嘉陵摩托处理掉，我战友就把他领来了，当时我记得我要价是一千元，他只给我六百块钱，我不想卖，我战友就说，你卖给他吧，他在里边刚刚出来，想开点小买卖，也挺不容易的。在我的战友说合下，我就卖给他了。这事儿我战友也可以作证啊！至于他是不是黑道老大，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高个儿警察说：“老马，你别紧张，我们知道你那摩托不会有什么说道，但是，现在韩冷他拿不出证据说他这辆摩托是从你那儿买来的，发票也没了。因此，我们想让你给他打个证明。”

我吁了一口长气，说：“打证明，这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打，这辆摩托指定是我卖给韩冷的。”说着，我就走到办公桌

前，从一个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来，给他们写了一张证明。高个儿警察接过证明看了一眼，说，“你先别着忙老马，我们让监号把韩冷带这儿来，你看看是不是他，别弄错了。我点点头说，“好吧，你让他们把韩老六带来吧。”就在我跟高个儿警察说话的时候，那个矮个儿警察已经出去了，不一会儿工夫，那矮个儿警察就带进来一个带着手铐脚镣的囚犯来，已经跟我想象中的韩老六一点都不一样了。他脸色苍白，剃着光头，眼睛里已经没有了那种斜愣的光影儿，厚厚的嘴唇上挂着一层干燥的皮。他似乎比原先个头更显得矮了，也就更萎琐了。他一进屋，先看了两个警察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我，那一瞬间，我看见从他的眼光里倏地闪出一缕说不出的光线，但随即就暗淡了。那高个儿警察瞅着他问道：“韩冷，你是不是从他手里买的摩托？”他点点头，用很小的声音说：“是。”

高个儿警察说：“好啦，你可以走了。”

他又应了一声：“是。”

可是，就在他转过身想往外走的时候，忽然又把身子转过来了，看着我说：“马老师，回去给方义问好，就说我给他问好，咱们来生再见吧，我死定了。马老师，虽然咱们不太熟，但从方义那边论，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我知道你是作家，我有点事想请你帮我处理一下不知道你肯帮我不？”

从他的眼睛里我看见了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光亮，我急忙站起来说：“韩冷，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回去就能看见方义，有啥事儿我一定帮助你办。”

韩冷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我，有些急促地说道，“我有一些东西放在我的一个女朋友那里，我女朋友叫赵雪娇，估计方义能认识，反正你就想办法找到赵雪娇，把那些东西取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用上，这也算我留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点可用的东西吧。拜托了。”说完，他就把头低下去了，看着脚上的脚镣子，

然后慢慢地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门外。

过了不长时间，我就听说韩老六被执行枪决了。而我也费尽了周折，终于在黑龙江找到了赵雪娇。我以为那是一些什么宝贵东西呢，拿回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本字迹潦草的日记。为了破译韩老六的这些日记，我点灯熬油，终于把他这些日记整理出来了，经过公安局的认可，现把它发表出来，也算是一篇警世之作吧。我在整理这些文字时尽量保持原貌，只在一些文字不通的地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内容上，没有一点删改。下边就是一个已经被我专政机关给枪决了的黑道老大韩老六留给人世间的最后遗言。

1995年12月24日。阴。雪。

今天下午，当我从监狱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听见我身后那两扇大铁门“咣啷”一声被关上以后，我才知道，我真正的获得自由了。我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十多年啊，我真不知道这十多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监狱里的饭菜，监狱里那严格的管束，那种强制的劳动，我都是怎么挺过来的呢？现在我自由了，虽然现在外边飞飘着雪花，刮着冰冷的北风，但是在一个冰冷的自由世界里也比在一个没有自由的温暖世界里好啊！现在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那个外国作家要写那样一首诗和那首诗的真正含义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真的，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的了。即便是他们所说的爱情，在自由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年前，我因为一个“义”字，为了所谓的“义气”，用汽车把铸造厂的副厂长给撞死了。其实，我是故意撞死他的，我是为了给我的朋友牛子良和郎义仁出气。当时他们厂涨工资，老牛和老郎因为跟这个副厂长闹矛盾，就没有涨上，老郎来找我，让我去给他们出气，当时也是由于酒劲支着，几杯“牛逼散”下

了肚，就把车开到了他们厂子，新郎在外边叫阵，当那个副厂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我忽然把车发动着，朝他撞去。那个“虎逼”厂长还以为我吓唬他呢，竟然没有躲，如果他当时往旁边跑开躲一躲，不但他的小命可以保住，我也就不至于坐十多年大牢了。唉，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后来在法庭上，我一口咬定我不是故意撞死他的，再加上郎义仁、牛子良他们给我作证，说我喝了酒，酒后开车，没踩住刹车造成的事故。这样，我才保住了这条命。如果是故意杀人，十年前我就已经暴尸荒野了。现在回头想想，当年我扯那王八犊子有啥用啊？把老婆孩子扔在外边自己在里边受罪，我图个啥呢？越想我越后悔啊。当年年轻气盛，现在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可不能再扯那套什么哥们儿“义气”之类的事儿了。没用！我在里边坐了十多年大牢，郎义仁他们倒是去看过我几回，可当啥用啊？他们谁也不能替代我去坐牢啊！受罪的不还是我吗？

天上的小雪花下得有滋有味的，轻飘飘的满天飞舞好像在欢迎我走出监狱走向自由走向美好的明天似的。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没有大病大灾的话，我可以活到七十岁，还有二十七年的好日子等着我去享受呢，我可不能再辜负生命对我的厚爱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沿着监狱大门外的那条马路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我知道我得回家，但我不知道家里边是不是知道我今天出狱。估计不会知道，如果知道，他们早就来接我来了。即便我媳妇不来，郎义仁、牛子良他们那帮哥们儿也应该来接我啊，但是，我已经走上大街了，仍然没有看见有人来接我。什么他妈哥们儿义气，都是瞎扯。

我在马路边上叫了一辆“倒骑驴”坐了上去。十年前我进去时大街上就有这玩意儿，十多年过去了，这玩意儿竟然没有灭绝。那个骑“倒骑驴”的小伙儿问我上哪儿，我就把我家住的地点告诉了他，他向我要一元钱的车费，我说行，没问题，到了

家我会给你的。因为我当时胯兜里没钱，但到了家，我就可以有钱了。那小伙飞快地蹬着“倒骑驴”，没用上十多分钟就到了我的家。到那儿一看，我一下就傻眼了。我家原来住的是平房，但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平房了，都是高楼大厦，原来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这可让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家呢？面对着那一幢幢高大的楼群，我不由暗自感叹起来，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我得上哪里去找我的家呢？那个骑“倒骑驴”的小伙儿还站在一旁等我付给他车钱呢，可是我身上铺子儿皆无，我拿什么付给他车钱啊！我只好抱歉地说：“小兄弟，实在对不起了，我，我已经找不到我家了。”

那个小伙儿不相信地瞅着我说：“你自己家你怎么找不着呢？大哥，我也不容易，单位没活干，我跟我媳妇都下了岗，就指着这俩钱养家糊口呢，你可不能赖账啊。”

我苦笑了一下说：“小兄弟，我能只为一元钱跟你赖账吗？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不知道我家这地方已经搬迁被盖成了大楼，现在我家在哪儿我都找不着了。你告诉我陪叫什么名字你的住址，我明天指定给你送去。”那小伙看看我，说：“拉倒吧，既然这样，那就算我倒楣啦。”说完，就骑上他的“倒骑驴”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气压很低，雪片还在半空中飞舞着，有几只黑老鸱在楼群的上空聒噪着。一些下班的人们瑟缩着脑袋急急忙忙地往家赶着，就像那些匆匆赶回巢的鸟儿一样。我站在我家原来的地方，看着这些陌生的楼群，耳听着老鸱的聒叫，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有些酸溜溜的，作为一个人，谁没有家啊？可是，现在的自己却连家都找不着了。

哪里是我的归宿呢？

昨天晚上我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茫然无措地走了半宿。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着。我先是上我媳妇单位，但是，单位已经下班了，听那打更的老门卫说，我媳妇早已经不在这个单位了，具体上哪个单位去了，他也说不清楚。后来我又试图找我弟弟，但是，也没有找着。我也没怎么太用心找，因为我讨厌我兄弟媳妇那副脸子。原先在我没进去之前我就不怎么跟我弟弟他们来往，现在我落拓成这个样子，他媳妇更不会拿好眼睛看我了。我不知道我该上哪儿，我沿着厚厚积雪的马路就那么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那些一家挨一家的大酒店大饭店生意都那么兴隆，也不知这世界怎么了，我就在里边蹲了十了多年外边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咋这么多有钱人来上饭店里来奢侈呢？记得我没进去那时，哥几个只能在开了工资之后，轮番相互请一请，而且也只能在那种鸡毛小店吃点尖椒干豆腐外加红烧肉之类的东西拉拉馋。现在可到好，我从那一家挨一家的饭店玻璃窗往里望去，看见那些来吃饭的人都是涮火锅或者吃一些山珍海味，尖椒干豆腐之类的菜已经在饭桌上消失了。看见他们坐在宽敞明亮温暖如春的饭店里胡吃海喝，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在我这结了痂的心灵伤口上隐隐作痛。我并不觉得饿，我没有吃饭的欲望，此刻我只想找一个贴心的人说说话，唠唠嗑。或者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但是，我找不到那样一个地方，如果实在找不到家的话，我只能再回看守所了。但是，我实在不愿再上那种地方去了。

就在我茫无目的地踩着街道上那厚厚的积雪胡乱走着的时候，忽然从一家大酒店里走出一个矮敦敦的男人的身影，这身影我看着好像有点眼熟，那个人找了一个背静的旮旯，然后解开裤带，对准墙角撒起尿来。这撒尿的姿势我是那么熟悉，一只脚用脚尖着地，膝盖稍稍弯曲，半哈着腰，一只手扶着撒尿的玩意儿，另一只手叉腰。这种撒尿的姿势是狼崽子的专利啊，难道真

的会是他？于是我就在一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他把尿撒完，待他撒完尿系裤腰带的时候我又仔细地看了他一眼。这时候我才敢确定果然是他。于是我故意轻轻咳嗽一声，然后轻声叫道，“你是郎义仁吗？”

他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向我走来，大大咧咧地说道：“你谁呀？”

这时我是彻底看清他指定是狼崽子了。于是，我毫不客气地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说我是谁？你他妈在外边呆得挺滋润呗！”

郎义仁一听我口气挺大，就把脑瓜子伸过来，借着从饭店门口反射到雪地上的光亮仔细地瞅着我说：“谁呀谁呀？你谁呀……”后边的这个“呀”还没等说完，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他猛然大叫一声：“六哥？你是六哥！”说着一下子就抱住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我也觉得鼻子有些酸酸的，我擤了一把鼻涕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义仁，六哥没想到还能碰上你啊？六哥连家都找不着了。你六嫂已经好多年不上监狱去看我了，你们他妈的谁也不去看我，就知道自己在外边享受，六哥替你们去蹲牢坐狱，你们可倒好，在外边花天酒地，大吃二喝，你们想没想过，六哥是因为啥蹲的大牢？”

郎义仁一看我说的这么激愤，就抱着我说：“六哥，我们对不起你还不行嘛，别说了，啥也别说了，你总算从里边出来了，今儿晚上是平安夜，弟兄们都在里边喝酒呢，咱哥们儿真是缘分啊，如果我不出来撒尿，能碰上你吗？走，进屋。”

就在郎义仁拉着我让我进屋时，我有些踌躇地往后闪了一下，我说：“里边都谁呀？我一个蹲监牢坐大狱的犯人跟你们坐在一起好吗？我可别给你们丢人哪！”

郎义仁一听我这么说，就急赤白脸地叫道：“六哥，你啥意

思啊？你为谁坐的牢我们哥们能不知道吗？六哥，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了，我跟老牛都已经下海了，这饭店就是咱一个哥们儿开的，里边的人你几乎都认识，你没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拿不成个儿，也形不成势力，这回你出来就好了，我们哥们又有主心骨了。走，这外边冷喝喝的咱在这儿喝的哪门子西北风啊！走，走啊！”

郎义仁死拉硬拽到底把我拽进饭店里去了。我进监狱时，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一个圣诞节平安夜之类的节日，这一出来才知道现在的中国不但要过我们老祖宗给留下的春节端午节八月节还要过洋人新传进来的圣诞节什么的。今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估摸着这平安夜也就相当于咱们春节的三十除夕的意思吧？郎义仁拽着我走进了饭店的一个装修华丽的大包房，我一进屋看见有七八个人正围着一个大圆桌面在喝酒，桌上边已经是杯盘狼藉，郎义仁拉着我一走进包房就大声喊道：“哎，老牛，你看谁来了？”

牛子良此时正端着一个酒杯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拼酒，这时听见郎义仁一喊，就把脸转向了我，他的眼睛发红，眼边上挂着眼屎，脸还是那么黑，只是不伦不类地穿了一件西装，扎了一条领带，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他用眼睛刚瞄了我一眼，一下子就把酒杯扔掉，忽地一下从酒桌上扑过来，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的脚下，“梆梆梆”就磕了三个响头，边磕头边声泪俱下地哭道：“六哥，六哥，你啥时候出来的？六哥，兄弟对不起你呀！你为兄弟蹲了十多年大牢，兄弟连六嫂都……”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看见郎义仁用脚踢了他一下，小声说道：“六哥刚出来，你他妈喝点辣逼水子胡说啥呀！”牛子良听郎义仁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下边的话咽回去了，他抱住我的大腿，又“呜呜”地哭泣起来。我拉了他一把，把他拉起来。搂在怀里，我说：“子良，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啥？六哥刚从监狱里出来，连

家都找不着了，要不是碰巧遇上义仁出去撒尿今下晚六哥就得冻死在雪地里啊！”

牛子良听我这么一说，眼泪又流下来了，郎义仁说，“都别伤心了，六哥出来是大好事，正好今晚上还是平安夜，咱正好重整杯盏给六哥接风洗尘压惊却寒。”说着话，郎义仁扶着我坐在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旁边，那人朝我笑了一下，我也朝他笑了一下。郎义仁就说：“六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白宏伟，是这家宏伟夜总会的老板，今晚就是他做东请咱们哥们喝的酒。”听完郎义仁的介绍我就扭过身跟他握了一下手，我说：“我叫韩冷，排行老六，所以弟兄们都管我叫六哥。”

那白宏伟就阴着脸子跟我握了一下手，嘴里说：“早有耳闻早有耳闻。”然后用他那三角眼像锥子似的刺了我一眼。与此同时，牛子良张罗着重新上酒上菜，郎义仁则给我介绍坐在旁边的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有一个叫刘会武的，脸上有一块暗黑色的疤痕，样子挺吓人的；还有一个叫何奎利的，此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声音很冲，还有几个什么人我都记不太清了。我们说了一会儿闲话，酒菜就上来了。在白宏伟刘会武他们的死缠硬灌下我昨天晚上终于喝多了，怎么回的家，回到哪儿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醒过来之后，我才知道，牛子良他们根本就没把我送回家，而是在一家宾馆开了一间房，我就是睡在宾馆里的。我醒过来的时候，牛子良他们已经都不在了，窗帘也没有拉上，我起来坐在床上，朝外边看了一眼，外边的雪已经停下了。但天仍然是阴呼啦的。宾馆外边的阳台上，有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蹦跳着寻觅着食物。外边一片银白，就像漫天遍地地在给谁戴孝似的。我从床头柜上的一盒烟里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着，心里边就暗暗地说，这帮小子心倒是挺细的，不但给我预备了烟，连火机都给我预备好了。我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吞云吐雾般享受了一会儿，然

后从床上下来，我看见桌子上有牛子良写给我的纸条：“六哥，我们出去办点事儿，中午之前就能回来，今天是圣诞节，卫生间里有热水，你好好洗个热水澡，等我们回来过节。”

我在卫生间里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又回到床上，偎在被子里，叼着一支烟，脑瓜子里乱糟糟的，也不知都想了些什么，我从监狱里出来到现在好像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牛子良他们不张罗着送我回家，为什么昨天晚上牛子良跪在我的面前说起我家我媳妇的事情时郎义仁用脚踢了他一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呢？我一边抽烟一边胡思乱想着这些事情，但是越想越糊涂。我让自己仰靠在被子上，半眯着眼睛，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又睡着了。当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牛子良坐在我的床头正在抽烟，郎义仁在厕所里撒尿，牛子良的身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小青年。一见我醒过来了，牛子良急忙凑过来说：“六哥，睡醒啦？这下可过足了觉瘾了吧？”

我坐起来，朝他笑了一下，说：“牛子，我昨天喝得太多了，你们咋把我整回来的？”

牛子良说：“昨天高兴嘛，多喝点是正常的事情，昨天有白宏伟他们那伙人在场，酒喝得没意思，今天，咱哥们好好喝一场，真正给六哥接接风。”

我瞅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小伙儿，说：“算了吧，赶快送我回家，我得看看你六嫂啊。”

牛子良说：“六嫂挺好的，待会儿备不住来看你呢，我已经让人通知给六嫂说你回来了。”牛子良说完，又指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小伙儿说：“六哥，他是我徒弟马小奇，也跟我下海了。以后有个什么事儿就让小奇跑腿就行。”我瞅着那个小伙儿点点头，也没有说什么。这时，郎义仁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笑着对我说：“六哥醒啦？睡得咋样？”我冲他笑了一下说：“还好。”

郎义仁边擦着头发上的滴水边说：“六哥，今天是圣诞节，又赶上您从大牢里出来，咱得好好庆祝庆祝，您先别忙着回家，待会儿让小奇把六嫂跟韩柳她们接来，咱好好热闹热闹。”

我看他们这样热心地为我张张罗罗，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闲扯了一下午，中间牛子良让人从下边弄来点吃的垫巴垫巴，一直到晚上我才在牛子良他们的安排下又走进了另外一家大酒店。无非是喝酒，唱歌，跳舞，牛子良他们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小姐，陪着我们又跳又唱，气氛真是非常热烈。但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这酒怎么喝都觉得别扭。我就想快点回家，快点见到我的媳妇柳梦茵，快点见到我的女儿韩柳。我进去那年韩柳才六岁，如今应该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长得什么样了？是不是也像她妈年轻那咱那么漂亮？我跟柳梦茵结婚时才二十三岁，当时，我是我们油田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队长。柳梦茵是铁姑娘队的队员，我们都是从长春走“五七”道路的下乡知识青年，几乎是前前后后从农村抽上来进入油田的。在大会战时，铁姑娘队不服我们男子青年突击队，我们两个队就叫起了号，当然，最后败北的是她们铁姑娘队。也就是在那场大会战中，我跟柳梦茵有了感情，后来我们偷偷恋爱，最后终结连理。当年如果不是我讲什么哥们义气，用汽车撞死了铸造厂的副厂长，我能蹲大牢吗？能把老婆扔在外边十多年让她空守活寡遭这么多年罪吗？唉，啥也别说了，用一句唯心的话来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牛子良忽然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六哥，寻思啥呢？是不是又想六嫂了？女人那玩意儿有的是，犯不上为一个女人太痴情了，我知道你在里边憋得够呛，但别着急，一会儿兄弟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妞儿，指定比嫂子有味儿。”

我用眼睛狠狠地横了他一下，说：“牛子，少他妈跟我扯这

套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是扯那些用不着的，别说我不客气。”

牛子良一看我急了，就咧嘴笑了：“六哥真有意思，跟你开一句玩笑你急什么呀！”

因为我心里有事，这酒怎么也喝不下去，我跟着他玩了半宿，咋的也没玩出意思来。看看快到十一点了，我对郎义仁说：“义仁，我有点支持不了，送我回家吧，好吗？我真的支持不住了。”

郎义仁看了牛子良一眼，两人好像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郎义仁说：“六哥既然执意要回去，那我们就送六哥回家。不过……”郎义仁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我盯着郎义仁问。

“这些年六哥不在家，六嫂真要是有什么犯规的事情，还望六哥网开一面。”郎义仁虚着声音说。

我有些不解，就问道：“什么犯规的事儿？你嫂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了吗？”

牛子良急忙把话岔开，说：“六哥累了，赶紧送六哥回家吧。”

于是，我跟着那个叫作马小奇的小伙子来到了外边，饭店门口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那个马小奇说：“六哥，我师傅让我们等他一会儿。他说他要亲自送你回去。”

我点头没有言声，不一会儿牛子良、郎义仁他们就都出来了，牛子良坐在了汽车前边，我跟郎义仁坐在了后边，马小奇开车，桑塔那碾着雪后的马路，缓慢而迷惘地朝我家的方向开去了。（今天累了，日记就写到这儿。）

1995年12月26日。晴。北风。

（昨天的日记没有写完，今天接着昨天的续写）郎义仁牛子

良他们把我送到我家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钟了。我家已经搬到城南一片新开发的楼群里来了，由于天黑，我坐在汽车里也看不清路，汽车三拐两绕都把我绕迷糊了，我也不知哪儿是哪儿了。当汽车在一幢半新不旧的楼前停下来，我从汽车里下来，站在冷冰冰的雪地上打量着我的新家的时候，才慢慢地分辨出我家所在的位置来。过去这里是一片坟地，是有名的乱葬岗子，现在全都盖上了大楼，听牛子良他们说，现在我家住的这个房子就是用我原来的那三间平房换的。

马晓奇扶着我，牛子良、郎义仁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楼道。楼道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郎义仁就拿出打火机打着，用打火机那微弱的光亮给我们照明引路。我家住在四楼，我们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走上四楼，牛子良就在靠左手的一扇铁门上轻轻敲了几下。不一会儿，就从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我一听就知道是我媳妇柳梦茵的声音，虽然十多年了，她的声音仍然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清脆悦耳。

她的声音一落，牛子良就说：“六嫂，把门开开，看谁回来了。”

就在牛子良说话的时候，大铁门开了。借着屋子里照射出来的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的媳妇。她好像并没怎么变老，脸上仍然还像当年那么光鲜可人，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出狱的事情，虽然那一刻我显得挺激动，但是她却没什么表示。她淡淡地瞅了我一眼，然后闪开身子把我们让进了屋子。

一进屋郎义仁就半真半假地对她说：“六嫂，六哥回来了，也不跟他近面近面？这些年不都把你想懵了么，咋一见面反倒没嗑了呢？”

柳梦茵用她那好看的眼睛白愣了郎义仁一眼，说：“你狼崽子别胡说八道行不行？会说话你就说几句，不会说话就咬着草根眯一会儿。”郎义仁一下子就被柳梦茵给造没电了。他不好意思

地伸了一下舌头，自我解嘲地说：“六哥，看着没有，六嫂这嘴还是这么不饶人。”

牛子良他们在屋里只坐了三四分钟的样子，就急忙告辞了。我明白，他们这是给我让出空来让我跟媳妇亲热亲热，我把他们送到门口，反身关上门，然后就瞅着柳梦茵忽然觉得心里边“怦怦”直跳，就好像当年新婚之夜那样。都说是久别胜新婚，我们夫妻这一别就是十年啊，十年，多么漫长的十年啊。我就那么定定地瞅着她，她却把脸扭向一边，用一种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说：“洗洗脸睡觉吧，别愣着了。”

她这么一说，把我满腔的激情都给说没了。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烟，没话找话地说：“韩柳呢？我怎么没见韩柳呢？”

她仍然没有转过身来，就那么背着身子跟我说话：“韩柳让她舅舅领走了，上她姥姥家去了。”

“我出狱的消息你知道吗？”我抽着烟心情有些烦躁地问道。

“昨天牛子良他们打发人来告诉我了。”她的身子仍然没有转过来。

“你好像对我的出狱不太高兴？”我闷着头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直奔主题地问道。

她叹了口气，沉吟了好半天，才淡淡地说：“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把我们娘们扔在外边十多年，我们遭的那些罪吃的那些苦你知道吗？我们孤儿寡女无依无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现在你出来了，你想让我高兴，我高兴得起来吗？”

虽然柳梦茵是背着身子跟我说这番话的，但是从她的声音里，从她那耸动的双肩，我知道她哭了。她的这几句话说得我这心里也酸溜溜的，我轻轻站起来，在后边搂住了她那瘦削的肩膀，我想用温存来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但是，我刚把手搭在她